

臨川先生文集

一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
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
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
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云
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
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
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
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
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
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
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
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
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
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
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
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
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
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
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
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
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
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鑑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
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
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
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
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
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尚書祠部郎中
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
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
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
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
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
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

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
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祕書省校
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
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
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
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
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
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
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
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
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責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
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懲不讓退安一州
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
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
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
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
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
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
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

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
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郤
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
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
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
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
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
不能著寢君卽大軒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
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
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
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

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袞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

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父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

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已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

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
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祕書省著作佐郎贈
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
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
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_其銘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孰有源
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沫游
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塞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
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揚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
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

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
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
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
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戢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
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
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
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
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
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
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
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
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

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
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
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
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
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
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
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
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
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
爲大理寺丞次閼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
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
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
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
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
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
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
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
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
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
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

地王之淮海而襄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

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謫
三官監饒州酒居父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
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
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
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
君喪以其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
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
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
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鐫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
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貟外郎皆